

枫岭营铸就廿八都繁华

◎徐青

廿八都古镇位于浙江省江山市的仙霞岭山脉西南部，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处。2007年，廿八都古镇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7年，江郎山·廿八都旅游区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廿八都古镇是该旅游区的组成部分之一。廿八都古镇景区内有一景点称武官衙门，是古镇的重要历史建筑，是管理浙闽交界军事事务的枫岭营和浙闽枫岭营的旧址。枫岭营是何时设立的？枫岭营为何设在廿八都？枫岭营与浙闽枫岭营有何区别？现存的遗迹有哪些？又有何保护开发利用价值？带着重重疑问，笔者试图通过查找史料、实地走访，还原历史真相，解码枫岭营，研究其对廿八都带来的影响，以真实的历史研究促进江山廿八都旅游业的发展。

皇帝敕设枫岭营

在廿八都古镇景区浙闽枫岭营总府前，有块标识牌清楚地写着：“武官衙门，始建于明代，原属浙闽兵站（驿站），作为军人来往驻扎的地方。清顺治十一年（1654）设立‘浙闽枫岭营’，把浙闽驿站改建成大清游击衙门。由于廿八都在军事上的重要位置，破格设立三品游击军官一名，六品千总武官两名，七品把总武官四名，兵丁一千多人把守廿八都，俗称‘三品游击衙门’。于是在廿八都形成以枫岭关为主的‘浙闽咽喉’。”

按理武官衙门介绍已写得十分清楚了。这武官衙门始建于明代，原属浙闽兵站（驿站）。驿站是不能称为武官衙门的，只有枫岭营设立之后才可称武官衙门。称武官衙门始建于明代当然是不妥当的，应始建于清初才对。据明代徐溥等编撰的《明会典》记载，衢州江山有两个巡检司，分别是仙霞关东山巡检司和小竿岭巡检司。又据《乾隆江山县志》记载，“小竿岭寨在其南一百里，阨处要道，地多榛薄，居民备畜。明知县张凤翼中请兵遣，设兵一哨守之，今属枫岭营。”明代军事实行卫所制，寨是卫所下辖的千户所或百户所直接管理，作为前哨哨卡或屯兵据点，也说明设立枫岭营之前的军事机构，廿八都应只有小竿岭寨了。设寨的时间也非常明确，是张凤翼任江山知县时的天启二年（1622）至三年。

介绍又书：“清顺治十一年（1654）设立‘浙闽枫岭营’”，时间名称一目了然，可细查史料实际也并非如此。关于浙闽枫岭营的设立史料记载不少。1990年版的《江山市志》记载：“浙闽枫岭营，驻廿八都。清顺治十一年（1654）建。设游击1人，千总1人，把总2人，兵丁1000人。”而1994年版福建《浦城县志》则记载：“清顺治十一年八月，设福建浦城枫岭营，有游击、守备各1员，兵1000名，其中游击驻渔梁，在渔梁岭设游击衙门。”记载不一，这不就矛盾了吗？是哪里记载的更准确，只有查找更权威的史料来判断。

枫岭营的设立是国家大事，得由皇帝下圣旨才行，而清代档案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较为完整，有幸在《大清世祖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实录》卷之八十五中找到十分珍贵的记载：“丁卯日，命！福建浦城县增设枫岭营，以游击一员、守备一员，领兵一千名驻扎。撤常山广济驿归江山驿，移长汀三洲驿为小关驿，移上杭蓝屋驿于浦城为柘浦驿。”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实录为顺治皇帝的完整谥号，顺治皇帝的圣旨只有短短的63个字，内容十分丰富。丁卯日为顺治十一年八月初十，公历1654年9月20日，顺治皇帝下令在福建浦城县增设枫岭营，营名为枫岭，即以守各地名命名。枫岭在哪？仙霞古道上浙闽交界处有个著名的关叫枫岭关，枫岭关位于廿八都镇浮盖山西麓，南接福建浦城县盘亭乡，此处历来就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

枫岭营是个怎样的机构？清代前期部队实行“八旗+绿营”的二元军事体系，八旗兵是主力部队，采用世袭兵制，由满洲贵族直接统辖。顺治初年，清朝在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及其他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以绿旗为标志，称为绿营。绿营管理体制为各省视情设置数镇，每镇设总兵一员，总兵之上设提督，节制一省或数省区域内的各镇总兵（正二品）。巡抚兼提督者有权节制所属各镇。巡抚、提督之上设总督，节制一省或数省区域内的巡抚、提督和总兵，为该区域的最高军政长官。总督、巡抚、提督和总兵，均各有直属亲军。镇辖协，由副将节制。协下设营，按地势险要程度编数十人至千余人不等，以守各地名命名，由参将、游击、守备分别统管。营下设汛，每汛人数至数十人不等，由千总、把总统领。枫岭营最初以游击一员、守备一员，领兵一千名驻扎。游击是游击将军的简称，属从三品武官，从领兵数一千名来看，枫岭营是个十分重要的高配军营，军营驻地俗称“三品游击衙门”。

枫岭营设立的缘由

顺治皇帝为何在此时此地下令设立枫岭营？而枫岭营最高长官游击将军到底驻扎在福建浦城的渔梁还是浙江江山的廿八都呢？

《李文学公奏疏与文移》和《乾隆江山县志》《廿八都镇志》中均能找到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二十七日时任浙江总督、兼理粮饷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一品官员李之芳向康熙皇帝密呈的题为《请复枫岭营浙闽分辖旧制疏》，该疏李之芳主要是向皇帝提出：“仙霞系全浙咽喉，请复旧时管制，增补现任官兵，以固国防。”以重责成事。”李之芳，山东武定人。清顺治四年（1647）中进士。康熙十二年（1673）六月，李之芳以兵部侍郎身份离京来杭州“总督浙江军务”，参与平反清势力。十三年，李之芳又率兵平定耿精忠之乱。二十二年，康熙皇帝南巡，李之芳前往迎驾，随即被召回北京，官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进入内阁办事”，被尊为“阁老”。三十三年病逝，康熙帝赐谥号“文襄”。

李之芳为写好此疏，要求时任浙江布政司布政使李士桢对枫岭营的历史进行调查。李士桢，康熙十二年（1673）升任福建布政使。上任福建时，因耿精忠叛乱，滞留浙江，后来蒙保荐改任浙江布政使。此时他已任浙江布政使8年，枫岭营建立27年，他经过认真调查，将枫岭营的来龙去脉向李之芳作了书面详细汇报，称：“看得仙霞一关，浙、闽要隘；先是顺治十一年间奉前任浙闽副都院，于‘要地议设专营事’案内，题请设立枫岭营在衢州江山县廿八都地方，浙、闽接壤紧要之处，设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一千家，浙、闽各设兵五百名分防，即于浙、闽各支粮餉。”

前任浙闽刘都院便是浙闽第三任总督刘清泰，顺治九年，时任浙闽总督陈锦在与郑成功对决的五年后被其家丁刺杀，刘清泰临危被委派为浙闽总督。刘清泰任浙闽总督期间，是清廷和郑成功双方处于和议时期，也是福建处于战事不断的不安定时期。在争夺海澄、漳州的战斗中，清廷屡尝败绩，清廷的许多大臣开始建议对郑成功实行“招抚”的政策，在顺治九年至顺治十一年内，清廷安排了多次和谈，主要由刘清泰来操办。到顺治十一年，郑成功已从拒降抗清到遭遇挫折，再从相持局面到力拒清廷时期，矛盾冲突不断升级，郑成功兵力越来越强大，作为浙江福

建两省地方层面最高长官的刘清泰便向顺治皇帝上“要地议设专营事”疏，也就在这一年，上疏不久刘清泰便告病回家了。后来，刘清泰被夺去官职，直到康熙即位，才又被起用，授闽浙总督。康熙三年，又加兵部尚书。“要地议设专营事”疏，要地便是浙闽交界的枫岭关、仙霞关一带，这地方对军事上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没有专门的驻军难以解决福建方面的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顺治皇帝采纳了刘清泰的意见，便有了上文设枫岭营的圣旨。

研究这疏和圣旨，枫岭营的设立情况应该就有了标准答案：设立时的名称是枫岭营，并没有浙闽枫岭营之说。设立时间为顺治十一年八月初十。枫岭营设在浙闽接壤紧要之处江山廿八都地方，配设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一千名，分防浙、闽。内游击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丁五百名入浙江营制，俸饷归浙支給；又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丁五百名入福建经制，俸饷归闽支給。圣旨中只说设游击一员、守备一员，没提千总、把总情况，是因为千总、把总是六七品的武官，在清代六七品武官的任免权归属于兵部武选司，皇帝就不直接管了。《江山市志》记载的“设游击一人，千总一人，把总二人”比实际少了2人，分析原因就是枫岭营浙闽分防，只统计浙江支粮饷的部分了。按理枫岭营是个专设机构，这样的表述是不完整的。其实这种情况在之后的驻兵数据中经常出现，导致史料记载不一。

游击驻哪？史料已明确就在廿八都！1994年版《浦城县志》记载的“游击驻渔梁，在渔梁岭设游击衙门”是没有依据的，其史料在渔梁岭设有守备，渔梁现属于浦城县的仙霞镇，枫岭关有20多公里，再说枫岭关紧临的是浦城县盘亭乡。至于兵一千，浙闽各五百。浙江的500人，很多人想当然认为肯定驻在廿八都，所以会有资料说廿八都最多时营驻军有1500多人，这犯了常识性错误，这些兵是要分派到营下面设立的塘汛驻防的，常驻廿八都的最多时仅346人。

至于皇帝下令是在“福建浦城县增设枫岭营”，而非在浙江江山县设，这一问题又如何理解呢？一来枫岭就在浙闽两省交界；二来枫岭营的设立是专为解决福建方面的军事问题的，应该也就不奇怪了。

奉旨易名浙闽枫岭营

明末清初的福建，堪称东南动荡之渊藪。崇祯朝以降，此地便如鼎沸：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海商集团雄踞闽海，清军铁骑屡次南下破关，南明隆武帝政权昙花一现，更有郑成功以厦门为基督军抗清，烽火绵延廿余载。而三藩之乱吴三桂造反时，耿精忠据福州叛清，八闽大地再陷兵燹，实为明清易代间最惨烈的修罗场，这些给浙江特别是与福建相邻的地方带来巨大的影响。

清顺治十一年建立枫岭营后，随着时局的变化，枫岭营也跟着调整。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率领大军收复台湾。康熙元年（1662）七月，郑成功病逝于台湾。康熙题撰挽联一副，联云：“四镇多二心，两岛孤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郑氏降后，康熙皇帝下诏：“朱成功系明室之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敕遣官，护送成功及子经两孤，归葬南安，置守冢，建祠祀之。”至此浙闽边境也得到安宁片刻，枫岭营的一千多名官兵驻防任务减轻许多，而供养这些官兵可是笔不小的负担，特别是对浙江来说，这些官兵执行的任务主要以福建为主。康熙九年，浙江将情况向兵部作了“为酌赋尽靡于兵饷等事”汇报，兵部同意将枫岭营在浙食粮兵500名算入福建经制数内，此后俱归闽省支給粮饷，调度不属浙省统辖。

枫岭营俱归福建统辖四年不到，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叛清，迅速控制福建全境，并派遣他的将领曹养性、白显忠、马九玉等数路窥觊浙江，浙江上下震动。四月初三，耿精忠渡过枫岭关，翻越仙霞岭进入浙江，四月十五日占瓯江山。浙江总督李之芳急调南下各将御敌闽境，派总兵李荣荣率副将分道率兵抗清。当时朝廷下令将闽省都统赖塔率师入浙。五月，李之芳同赖塔统领八旗兵1000人、绿旗兵2000人、兵勇500人，进驻衢州。六月，康熙帝又以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率师赴浙进讨。两军于浙闽交界温州、丽水、衢州等地对峙抗衡。在之后长达两年四个月的时间内，江山由于地理位置险要，清军与叛军发生多次激战，成了两支军队作战的主战场。据《清湖塘志》记载，叛军曾驻兵于江山清湖塘，还将九清桥南岸附近的新兴社扩建为“耿王府”，作为作战指挥部。康熙十五年七月，康亲王大将军杰书、贝子赖塔和李之芳数路清军会师衢州。八月十五日，击溃叛军大将林福部驻江山大溪滩一万人。二十日，在仙霞关前，大败叛军大将马九玉部数万人。二十一日，连夺仙霞三关，叛将金应虎降。二十三日，清军过廿八都，攻取浦城。在这几年里，由于浙江对枫岭营没有统辖权，对福建方面的军事动态很难掌握，为此耿精忠很快就以浦城攻入江山。江山被攻占后，枫岭营的防务已瘫痪。而仙霞关、枫岭关等作为浙闽交界咽喉要道，被列为重点防御对象。杰书“统师征闽，自击仙霞险隘”后，随即下令由李荣荣统领“援剿营”官兵驻守仙霞关，以阻叛军北上通道。康熙十五年八月，清军进攻江山，破仙霞关，入福建取浦城、建宁，克延平。耿精忠被迫于十月向清军投降，献出“总统将军印”，其部众随后瓦解。之后“援剿营”编制被裁撤，李荣荣部调防他处，仙霞关防务改由枫岭营继续接管。

耿精忠叛清暴露了枫岭营管理体制的缺陷，康熙二十年李之芳《请复枫岭营浙闽分辖旧制疏》称：“至康熙三十三年间中变乱，枫岭官兵不属浙省所管，以致仙霞天险反为贼路、声息不通，寇兵遂得深入。”李之芳认真分析不当之处：一是按照属地原则，仙霞关、廿八都等汛属浙江辖区，闽省驻军构成行政越权。二是行政管理存在管理真空，由于是闽省驻军导致浙江丧失稽查、节制权，失事后追究困难。三是军事防御不顺，枫岭营及重要的防御要地、险关多在浙江江山，守关应从内以控扼于外，没有相反的藉托兵自外而遥制于内的道理。于是浙江总督李之芳联合浙江巡抚李本晟、浙江提督石调声向康熙皇帝上奏密题：“臣请将枫岭营循照旧制两省分辖，仍为浙、闽枫岭营；将现存援闽臣标后营官兵五百员名增入该营经制，分为左、右两营。其中守备改为左军守备，并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丁七百五十名于闽省支餉；增设守备一员为右军守备，并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七百五十名于浙省支餉。其游击一员，兼听两省节制，仍于浙省支餉。如此则汛守各有专责，职掌不致两歧。且即以现在支餉之官兵补入需兵之重汛，兵不另募、餉不增加，并于巩固三省要地实有收裨矣。”康熙皇帝在此疏签，由“兵部议奏”。兵部经过调查后作出议覆，据《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为：“浙江总督李之芳疏言：仙霞重地，歧路丛杂，实属浙闽咽喉。应将枫岭营循照旧制，仍听两省分辖，两省支餉，改为浙闽枫岭营，庶汛守各有责成。应如所请。”康熙皇帝于壬申日，即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签旨：“从之。”

至此，枫岭营奉康熙皇帝圣旨正式改名浙闽枫岭营，分为左、右两营，左营守浙江，右营守福建。配有游击1员，守备2员，千总2员、把总4员、兵丁1500名。这也是浙闽枫岭营驻军最多的时候。

至于《江山市志》记载的：“康熙十三年（1674），改为左右两营。各有守备1人，千总1人，把总2人，兵丁750人，游击1人兼辖两营指挥。”《廿八都镇志》记载：“康熙十三年（1674），浙闽枫岭营设游击1人，守备2人，千总2人，把总4人，兵丁1500人。分左右两营，由游击1人兼辖指挥，兼听两省节制。”福建《浦城县志》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枫岭营改由浙闽两省分辖。”虽说法不一，可都是不准确的，皇帝没批，怎能随便调整呢？

浙闽枫岭营的布防与演变

拥有9名军官、1500名兵丁的浙闽枫岭营常驻队伍，是怎么布防的？收藏于大英图书馆的一张清代彩图，其内容便是浙闽枫岭营在江山及廿八都周边的布防详细情况。该图虽无图名，又没有明确形成时间，但既有方位标注又配合文字记载，信息十分完整。浙闽枫岭营指挥部驻地称为“念棚都城”，这就可见廿八都其地位，以城相称，附标注内容为：“念棚都城，设游击一员，外委一员，额外两员，属属贴防千总一员，浙闽共兵346名分布各塘汛。其管辖范围，至安民关35里，郑符岭10里，溪口10里。”其他汛塘安兵情况分别如下：溪口汛8名，安民关5名，廿八都塘8名，小竿岭塘8名，龙溪口拨5名，羊牯岭塘8名，仙霞关汛92名，另有千总一员，保安汛5名，设外委一员，窑岭塘8名，广渡偏汛5名，垌头塘8名，峡口汛93名，设同知一员，把总一员，峡口塘8名，枫树岗塘8名，江郎汛5名，长山头塘8名，石门汛8名，设外委一名，长台偏汛5名，张村偏汛5名，花园岗塘8名，礼贤偏汛5名，清湖汛91名，设把总一员。合计安兵共750名。一般汛塘安兵5名或8名，而战战略要地除廿八都汛安兵300多名外，仙霞关汛、峡口汛、清湖汛均安兵90多名。

此图形成时间，从驻军兵丁规模1500名和峡口汛设同知一员两大重要信息来看，可以判定是为康熙雍正年间无疑。

浙闽枫岭营驻军和布防各个时期均有变化，其变化与浙闽边境的战事和军事布局息息相关。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系统性，不一细究，仅选择部分重要节点作一陈述。

雍正十三年（1735），工部尚书徐本等联名上奏称，衢州地处三省交界，为江西、福建的咽喉门户，紧要地方，副将不足弹压，请求朝廷将衢协改为镇。闰四月，雍正皇帝下诏，将衢州协军协副将升格为衢州镇总兵。枫岭营改属衢州镇，仍设游击一员，马步战守兵1000人。这比之前减少了500人，很可能由于衢州协升镇后，衢州镇编要增加而将枫岭营的这500人划归衢州镇。同时，为方便管理，雍正皇帝下诏在江山峡口设衢州同知府，为五品官府。又据《乾隆江山县志》记载，雍正十年，枫岭营署奉文驻劄，建在廿八都。这在江山出现了较奇怪的现象，江山县府为七品，而其管辖范围内没有有三品和五品的两个高规格机构，也反映出当时江山地理位置的重要。

乾隆初期，浙闽枫岭营的级别曾作过调整，最高军官从三品游击降为正四品都司。乾隆十九年又恢复为游击，游击仍驻廿八都，守备驻浦城。千总分防江山县和吴墩汛。把总六员，分防仙霞关、清湖、庙湾、廿八都。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据《清实录》记载，乾隆皇帝根据闽浙总督杨廷璋的奏请，下令：“移浙江江山县县丞驻廿八都，广济驿丞驻清湖，兼管巡检事务。福建浦城县盘亭司巡检驻庙湾。”这道圣旨说明廿八都当时不仅是周边的军事中心，也是江山政治的次中心，一把手县令在县城办公，而二把手县丞也得驻江山办公，应该是配合枫岭营处理相关地方事项吧。据乾隆敕撰的《皇朝文献通考》记载：“裁浙闽枫岭营兵三名，存兵四百七十七名。”

嘉庆元年，浙闽枫岭营游击江山县廿八都，兼辖福建、浙江两省交界地方。据重修《大清一统志》记载，浙江分辖的枫岭营隶衢州镇管辖，福建分辖的枫岭营隶建宁镇管辖。左右二哨、左哨管浙江地界，右哨专防福建地界。守备，防浦城渔梁塘汛。千总，左哨防江山县，右哨防吴墩汛。把总，左哨俱防江山县，右哨分防枫岭、庙湾二汛。另有经制外委三员，额外外委一员。

道光年间开始浙闽枫岭营官兵不断裁减。道光二十四年奉裁把总一员，战守兵50名；道光二十四年，奉裁战守兵12名。

咸丰年间，太平军数次攻入江山，浙闽枫岭营也没逃过厄运，咸丰十一年（1861）被毁。

同治十年（1868），继续实行减兵增饷，浙闽枫岭营奉裁兵184名，存马战兵276名，百子炮4门。至光绪二十二年，福建方面仅有守兵84名，驻扎渔梁操防兵士60名，配战马11匹，江山方面不详。

民国元年（1912），浙闽枫岭营及其所属汛塘全部撤销，结束长达258年的历史。

枫岭营铸就廿八都繁华

廿八都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的仙霞古道要冲，仙霞岭纵贯全境，镇内和镇周的仙霞山脉，分为嵩峰支脉、龙门岗支脉和大大龙岗支脉，它与外界的交通主要依赖仙霞古道。顺治十一年，朝廷下旨在廿八都设置军事机构枫岭营的同时，还同步对国家驿路系统进行调整，下令“撤常山广济驿归江山驿，移长汀三洲驿为小关驿，移上杭蓝屋驿于浦城为柘浦驿。”这彻底改变了仙霞古道的地位，国家战略直接将仙霞古道上升为浙闽间的第一重要的官道。

仙霞古道又称黄巢古道、浙闽官道、江浦驿道。仙霞古道周围百里，皆高山深谷，极为险峻。唐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迫于形势的需要，“荆山开道七百里，直趋建州”。黄巢义军刊山开路穿越仙霞古道，一直到达福建建州，从此，浙闽间人迹罕至之鸟道，开始打通。宋乾道八年（1172），保卫军节度使史浩率军前往福州，“募人于常路岭，自是赐除险阻，时即险厄，稍就宽平。”但是，在唐宋元明时，浙闽间最重要的官道是由浙江常山、江西铅山、福建崇安，经分水关而入闽的衢甌驿道，仙霞古道只是浙闽间古道交通的第二选择。

通过衢甌驿道，衢州通往建州所经过的地点大致为：衢州—常山（以上属浙江）—玉山—上饶—铅山（以上属江西）—崇安—建阳—建宁（以上属福建），全程为710里，这条道路是当时闽浙之间的最主要商道和出闽大路。

通过仙霞古道，从衢州通往建州所经过的地点大致为：江山—清湖渡—江郎山—峡口渡—窑岭—仙霞岭—茶岭—杨姑岭—小竿岭—廿八都—大竿岭—枫岭（以上属浙江）—梨岭—渔梁街—仙阳街—浦城县（以上属浦城）—水吉镇—双溪口（以上属建阳）—叶坊驿—建宁府（以上属建瓯），全程为509里。

从这两条古道所经过的路线可以看出，衢甌驿道地势比较平坦，却比仙霞古道多200余里，旅行若经此道，则多费时日。而走仙霞古道虽然道路比较险峻，“闽由浦城往浙，必度仙霞，峻岭高三百六十级，凡二十八曲，长二十里。”三里一亭，五里一聚”，也易于行人行走。中原入闽路线多经运河达钱塘江，溯钱江至江山，逾仙霞岭入闽。仅仙霞岭前后100公里需要陆行，其余路程皆有舟楫可乘。

枫岭营及其所辖汛塘的设立，也大大保障了仙霞古道来往人员和物资运输的安全。从国家层面，皇帝意识到了此条古道的重要性，同时将原衢甌驿道上的常山广济驿、长汀三洲驿、上杭蓝

屋驿移到仙霞古道上来，广济驿初设江山县城，后改设江山清湖，小关驿设浦城县盘亭乡庙湾村，与廿八都相邻，柘浦驿设在浦城县城直街。新设的三个驿站相距百里，大大方便了文书传递、官员来往及货物运输。从此，仙霞古道便成了福建沿海通往京城最重要的陆上通道。正如康熙年间文人、曾任金山知县的王道其诗《过仙霞岭》所言：“史浩昔开凿，闾越通两境。而胡跋扈藩，恃险抗朝请？妖氛应远寇，中原烦传警。……承平今百年，岭畔烽烟静。商旅日登陟，往来道无梗。盛德渐委荒，谁敢作不靖。为语守土臣，设险谨藩屏。”诗句展现仙霞岭从战乱要冲到商贸通途的历史变迁。因此，随着仙霞古道路况的改善，大量的官员、士兵、商人及挑夫等都纷纷到廿八都定居，逐渐促进了廿八都的兴起。

兵营的合理设置，古道的安全畅通，带来了廿八都人口的纷纷迁入，廿八都逐渐成为一个移民集镇，最终造就了“方言王国”和“百姓古镇”的独特文化景观。关于廿八都的移民，民间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末的黄巢起义，但从《廿八都镇志》姓氏渊源、人口迁徙、初始职业业等篇章内容来看，现廿八都居民最早是明末迁入的，到清代的康熙年间达到廿八都移民的高峰，许多大姓都是这个时候迁徙来的。如叶氏康熙十三年迁入，戴氏康熙三十六年迁入，杨氏康熙末年迁入，陈氏、曹氏康熙年间迁入，林氏、诸氏、祝氏乾隆年间迁入，余氏、俞氏、舒氏、车氏、姜氏、沈氏等均为清代迁入。从迁入地来看，1998年有调查数据，廿八都91种家庭核心姓氏中，47姓有历史迁徙来源地的记录。这47姓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94.77%。廿八都人口历史迁移的主要来源地是廿八都周围的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江山、广平和新浦城，占63%，外加福建汀州及周潭地区、泉州、宁德、莆田等地，江西玉山、上饶、丰城等地。明末清初，大量移民涌入廿八都。这些移民主要可以分成三大类：一类是驻地的官兵，一类是来自各地的商人；另外是一些谋生的农民或逃难的贫民。

移民的大量迁入也可从廿八都的沿革变化看出，枫岭营因其特殊地位还专设枫岭营图丁。明末清初我国实行在都以下编“图”制，以乡统都，都统图，江山全县12乡44都下编133图，廿八都乡下设1图。到康熙年间改为全县12乡44都131图，全县减少2图，而廿八都却由1图增设为2图。雍正八年（1730），推行“摊丁入亩”税制，将原来的都、图改“庄”，江山按田亩编为12乡、88庄。廿八都分设廿八都庄和营（枫岭）庄。

明清之际持续多年的战乱，一方面逼迫朝廷在廿八都设立枫岭营，以平乱戡乱，巩固政权；另一方面江山特别是廿八都处在战事冲突地带，特别是康熙十三年靖南王耿精忠叛清，江山长达两年四个月成为了主战场，使廿八都损失了大量的人口，或死亡，或逃匿。由于廿八都有驻军部队的存在，给廿八都带来了大量的劳役、军需物资。随着战事的结束，移民的涌入使廿八都的人口以大大超过正常的速度增加，这也迫使越来越多的人投入手工业和商业，廿八都成为闽浙商道上的一个重要的商品中转站。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晚清至民国中期，廿八都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鼎盛时期，经营的商号达一百多家，作坊棧行、饭馆旅店、商行店铺、布店、药店、粮油店、南北货店以及各类手工业行业布满整条街道。廿八都成为一个商贸云集，百业兴旺，经济繁荣，人口激增，雄踞一方，富甲三省边界的商贸重镇。

枫岭营的设立还带来江山包括廿八都的武举走向兴盛。清代，江山兴尚武之风，据《同治江山县志》统计，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清代江山县共考取武进士41人、武举人275人。有武状元2名，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武状元林天澍，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武状元、宜昌镇总兵黄瑞、探花1名，林天洛。还有福建陆路、水路提督、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广东韶南镇总兵署广东提督黄大谋等。其中清代江山第一位武进士金之伦便是廿八都人，曾担任钦点御前侍卫。江山武进士与武举人数中对一个县来说是非常多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达200多年的清代，江山没有出过一个文进士，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也导致廿八都金氏家族在廿八都出资建造文昌宫，以兴文脉。江山进士群体的出现，与其历史脉络、地理位置、军事机构、移民文化密切相关，也成就了江山人“尚气节而励德行”性格的形成。

枫岭营的历史和遗存是廿八都的财富

枫岭营的历史不仅仅记载在历史书籍中和人们的传说记忆里，它仍在廿八都活生生地存在着、影响着，但仍有藏在深山人未识的感受。

廿八都浮里村范围就是在枫岭营的位置上发展而来的，枫岭营的位置和范围，历史记载得十分清楚，甚至还有清代一目了然的示意图。编修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八都《枫溪金氏宗谱》中有一张《枫溪居址图内附十景图》，图中浮里街的西北侧绘有一悬柱“帅”字大旗的旗杆，这便是枫岭营游击驻地的标记，即当地人称的武官衙门，希望这大旗第一天重新挂起。旗杆之南有十景之一的“西骑射场”，这便是官兵操练的地方。旗杆西北有一官帽式建筑，应该是文官办公的江山县县丞署。十景中的“龙山牧马”和“狩岭晴岚”也均与枫岭营驻军有关，是官兵牧马和狩猎的场所。在仓乌山还有座约400平方米的“忠义祠”，最近作了维修，其前堂、后堂的四根大梁上均有浙闽枫岭营参与建造的清晰文字记载，前堂上书：“浙闽枫岭营官兵捐造，普大清光绪叁年荷月敬旦。”“浙闽枫岭营军官朱到建造”。后堂上书：“特授浙闽枫岭营等处地方副总府郑德标建造，大清光绪叁年岁次乙酉桂月中浣敬旦”“都汛左哨副队刘寿昌……监造”。光绪十一年建造忠义祠的郑得标是当时浙闽枫岭营的副总府，而查光绪三十一年乙巳秋季、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冬季、宣统二年庚戌夏季三个版本的《大清摺绅全书》，书中均记载：枫岭营游击，驻廿八都，郑德标，浙江人，入伍。郑德标是在枫岭营工作多年并就地提拔的枫岭营最后一位游击将军。这些信息说明忠义祠就是浙闽枫岭营官兵建造的，以供奉枫岭营牺牲的官兵。

据《乾隆江山县志》记载，枫岭营营盘内外俱系民田民地。康熙三十六年，知县杨格清丈，田税八十余亩。康熙五十二年，知县汪浩又将地稅六十三亩，归入营户。枫岭营营盘三面环水，东、西、南三面悉界溪河，惟北城外尚有营房数家杂处。现枫岭营驻地武官衙门占地面积900平方米，浙闽枫岭营总府内分为“浙闽枫岭营总府形式陈列”、“仙霞岭军事历史展览”两大块。不知何因，展览对枫岭营的历史介绍很少，大部分展览内容与枫岭营无关，人们难以知道它的重要历史，以及它与廿八都甚至江山的重大关系。

曾听有人说过：“谁会讲故事，谁拥有世界。”文旅的不可替代性，最能显示出价值。对廿八都来说，讲好自己的真实故事，才无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这一光荣的称号！而廿八都是一个太有真实故事的地方！枫岭营的历史如此精彩，史料如此丰富，军事地位如此重要，多位皇帝如此关照，与廿八都和江山的关系如此紧密，是独有的遗存和资源。今年我市正在通过并准备实施《廿八都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2021—2035）》，枫岭营让廿八都走向历史，研究它，读懂它，利用它，定能给廿八都、给江山旅游带来不一样的惊喜！